

林树明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

NU · XING · ZHU · YI · WEN · XUE · PI · PING · ZAI · ZHONG · GUO



I206
69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

NU · XING · ZHU · YI · WEN · XUE · PI · PING · ZAI · ZHONG · GUO

960960

林树明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卢惠龙 唐流德

封面设计：张 彪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

林树明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阳市大南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mm 1/32 13.2印张

字数：312千字

印数：0001—1000

ISBN7—221—03971—2/I·792

定价：15.50元

1995年12月第一版 199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作者简介

林树明, 40岁, 198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 获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称号, 现执教于贵州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主要学术著译有:《文学阅读的多维视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人合译), 并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外国文学研究》等刊发表关于文学与性别问题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目 录

一

-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多元性……………(1)
开拓者的艰难跋涉：从斯达尔夫人到弗·伍尔夫……………(39)
抗拒的阅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读者接受理论……………(58)
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85)
后结构主义情境中的女性主义批评……………(110)

二

- 《诗经》里的婚俗及两性观……………(143)
唐传奇里的男人和女人……………(162)
历代名花新论……………(181)
“女人国”：父系意识形态镜像……………(225)
《金瓶梅词话》的男权倾向……………(244)

三

-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267)
新时期的女性主义诗歌……………(292)
自由的限度：茱辛、张洁、王安忆比较……………(324)
马原小说中的性别与差异……………(353)

“两性共体”解析.....	(369)
迈向性别诗学.....	(390)
后记.....	(400)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兴的文化 背景及多元性

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给世界文坛带来一股旋风,使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它是结构主义之后的解构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言它是21世纪主要的批评流派之一,中国文苑也有人说,“凡有文学良知和文化进取精神的人,恐怕很难对‘夏娃’们的这竿鲜明与悲壮的文学义旗无动于衷的”。^①本文试图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兴的文化背景、理论承传关系及多声部色彩进行探讨。

“女性主义”(Feminism)也译为“女权主义”,还可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争取男女平等运动”,主要指一种文化或政治态度。“女性”(female)一词,一般指文化意义上的建构,不同于具有生理意义的“妇女”或“女人”。在美国一些女性批评家的论著中,“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特指关注作为读者的妇女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指对女作家的批评,然其核心主旨是相同的,即反对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还有论者认为,“女权主义”代表了早期妇女运动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而“女性主义”则是后结构主义的产物,更注重“性别意识”及文化建构。从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和方法着眼,笔者倾向于用“女性主义”代表Feminism,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女性批

^①程麻:《夏娃们的义旗》,《读书》1992年第2期。

评”，“女性批评”实指女子气的、在既定价值系统内的运作，而女性主义批评更倾向于对以往传统价值观的某种程度的质疑与解构。它主要有如下基本原则：

（1）批判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提倡两性平等，争取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家庭、教育等方面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积极参与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

（2）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改善女性形象，研究女性特有的表达方式，诸如对文学的语言、形象、题材、情节、象征等构成因素作女性主义的理解，即认为它应与男性中心主义模式有区别，或认为它应脱离以男性为参照系的二元对立框架，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3）重新评价文学史（包括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史），认为原有的文学史是一套父权制话语，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发掘被埋没或受冷落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权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怀疑以至重铸传统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

（4）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揭示她们的实际困难，鼓励和帮助妇女与男性竞争，关注女读者在评论界的际遇，倡导一种具有女性自觉性的阅读，使广大妇女成为文化的积极创造者；

（5）逐步发展一套性别诗学，建立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理论，揭露伪装中立或超性别的文学话语内潜含的性别因素，努力描述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两性角色的独特视界。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席卷美欧的妇女解放运动新浪潮连袂而行。

在西方文明史上，妇女一直是被压抑的性别，无论是在古典的、基督教的，还是日尔曼的文明里，女性皆是低于男性的劣等

公民。诚如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丽亚·克利斯蒂娃所言，上帝创造了世界，从黑暗中分出了光明，从海洋分出陆地，从自身分出各种不同的动物和人类，结束了混沌的连接状态，同样，通过分离，他把人类也分离开来：男人和女人。^① 女人从男人中分离出来，成为妻子、女儿或姐妹，或同时成为三者，其作用是保证种族的繁衍。上帝一般很少对女人说话，她们一般连姓名也没有，一神教压抑了大部分的农业文明和妇女们的思想意识。“差异反过来往往正是他们联合的条件，一神论者的社会靠两性间的极端对立而维系着，实际上，正是这种分离才是它的首项需要，因为没有两性间的差异，没有生物多态性的局限、极度敏感的身体，以及对异性的渴望，要在象征秩序内独立出一套规则是不可能的。”^②

男性解构大师乔纳森·卡纳也指出，在《圣经》里，女人由男人的肋骨造成，作为他的“配偶”或补充，到英语中 man（男人）和 woman（女人）在语义上、词形上及词源上的联系，男人/女人显然是一等的、无穷生成的二元对立。^③ 基督教的圣母崇拜，以及后来骑士与宫廷贵族的礼仪及游吟诗人和浪漫文艺所产生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貌似抬高女性，实则是一个降低人性的过程，因为高踞圣坛之上，妇女仍是一件物体，只不过是一件比以前较为神圣和理想化的物体而已。

妇女争取自由的步伐是与人类争取自由、民主的进程同步的。

① 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关于中国妇女》), *The Kristeva Reader* (《克利斯蒂娃文选》),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0.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见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 London and Henleg, 1985, p.165.

一般以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妇女思想解放的肇端，此后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一直持续增长。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维多里诺·达斐尔特为当地的人民办了一所学校，其对象不限贵族，也不限男性，任何阶层的男女子弟，均有入学权。后来这种教育制度和理想，传遍了全欧洲。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使广大单个的妇女组织起来，开始向父权制传统宣战。因为工厂劳动强化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分离，而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则鼓舞了妇女争取平等的愿望。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奥林普·德·古日写了一篇《女权宣言》，影响了英国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发表了《为女权一辩》（1792）的著名论文。该文批判了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属物的观点，明确提出妇女应当在政治、教育和工作方面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自食其力，不依靠男人”，成为“明智的公民”。1870年，英国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有了财产权。美国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开始于1848年7月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尔斯和罗彻斯特召开的首届女权大会。在标志着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这次大会上，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卢克丽霞·科芬莫特仿效《独立宣言》发表了一篇“苦情宣言”，陈述男女的不平等状况，为妇女鸣冤叫屈，声明“男女生而平等”，要求铲除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弊端。1920年至1928年，英美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1929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发表倍受当代女性主义者垂青的《自己的房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革命以公民权的改革而告终。一般称这次浪潮为第一次世界女权运动。

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一些学者认为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定的联系。

1914至1939年，人们一般称为“焦虑的时代”（Age of Anxiety），不仅是男人对于理性、战争和文明进步的焦虑，也

有男人对于女性的焦虑。在十九世纪，男人充满信心，而女人则不然，但到了二十世纪，男人则丧失了信心，“许多男人都明白，他们日益从中心退到了边缘，日益丧失着权力”。^①男人作为主人的地位再度削弱了。S.M. 吉尔伯特和S. 格巴指出，无论是比喻地还是实际地看，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使男人遭到重创，并给妇女一个恢复被剥夺地位的机会，每送一个小伙子进入战壕，就意味着对妇女空出一份工作，在1841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里，妇女在工业界就业受到限制，许多男工把妇女就业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在英国，1851年四个已婚妇女中便有一个就业，而到1911年，这个数字减少到十分之一。然而1914年以后，妇女就业人数不断回升，还接替了男人的传统岗位（如制造军火），并得到法律认可。法国最反对女权运动的书籍工会也开始在1919年接纳妇女会员。

大量的工人阶级妇女必然扩大了由中产阶级妇女所组成的妇女运动队伍。工人阶级妇女围绕着中产阶级妇女提出的要求行动起来，打破了阶级的界限，使女性主义运动有了新的面貌。因而大战后期出现了一些抱怨妇女的作品便毫不奇怪了，“这期间大量的文学作品被关于妇女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的问题所缠绕”，争取解放的知识妇女和文学妇女受到男人的抱怨，像D.H. 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妇女》等小说中的女主角，成了致男人于死地的“遭天罚”的女人。^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工业有许多弊端，它还是“为更高形式的家庭和两性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妇女就业将大大有助于妇女从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增加妇女就业机会的重大事件，

①S.M. Gilbert and S. Guba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 (《诺顿妇女文学选集：英语传统》)，1985, p.1216.

②同上书，第1231页。

它大大促进了妇女意识的普遍觉醒。

但西方女性的进取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了某种反复。女权运动的先驱们失望地发现，她们的女儿们不愿象母亲那样争取事业上的进步，对专业、学术问题毫无兴趣，对于自身也缺乏反省，只专心于找一个合适的丈夫，搬进一座舒适的公寓，为男人养一群孩子。妇女再次沦为为一群为皮格马利翁所钟爱的、任男人组装的玩偶、“幸福家庭的主妇”。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和艾德里安娜·里奇的《生为女人》（1976）两书记载了这种倒退的趋势。

六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掀起来了。这次运动的范围和目标远远超出了早期争取妇女财产权和选举权的女权运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女性受歧视的现象的一般针砭，而是努力弄清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对“西方知识传统”持怀疑论、修正论的批判态度，“它包括一名妇女应是什么的真正问题、我们的女性气质和性征怎样界定，以及我们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客体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工资、工作环境选择的自由、妇女有了孩子后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权利；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它和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等”。^①

这场运动首先是在美国兴起的。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他那本总结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名著《伊甸园之门》里说，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生活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上的好斗与文化上的狂放不羁，是一个使人眼花缭乱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希望、鼓励创造的时期。

^①Chris Weedon,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 Great Britain, 1987, p.1.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全面展开，全国性的反越战和后来的反柬埔寨战争的和平运动，总统肯尼迪及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美国军队在古巴受挫的猪湾事件等等，使整个美国陷入一片骚动之中，促进了一种“解放的文化”，潜伏了深刻变革的线索。金斯堡的诗歌、黑人写作的复兴、偏执、浪漫、自由而亲切的摇滚音乐会、《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黑色幽默小说、《烟草经纪人》等“揭丑文学”，形成了美国文化史上的分水岭，微妙地改变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对许多貌似神圣、威严的事物的怀疑。

这种“解放的新文化”也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再次高涨，鼓舞了女性离经叛道的倾向，无意识中煽起了妇女的激情。现代的人的观念、种族平等问题，以及社会和睦协调的优先权把妇女自由、女性多方面的发展的问题推到了显豁的位置。因为法律的平等并未带来实际的平等，父权制性别惯例仍然压迫着女性。正是法律束缚的摆脱，使得妇女遭压抑这一事实更显豁，就像黑人权利运动的兴起一样，当黑人得知自己在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时候，他们才明显地认识到了自身的惨状，才开始为自身的权利奋力抗争，才明白在美国人人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的设想是一种天方夜谭。迪克斯坦曾指出了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的这种天然联系：“黑人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挑战——事实证明，这是六十年代的挑战——换一个调子就变成了女权主义者或同性恋者对弗洛伊德的攻击。基本的寓意是相同的：你的多元主义不过是一个骗局。”^①

与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相比，这场运动在文化方面比在政治

^①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方面有更大的声望和冲击力。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埃利丝·博尔丁呼吁人们正视妇女的低下地位，认为这种境况和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的杆支点作用”，是造成世界性的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罗斯玛丽·安格利特编辑的《妇女研究思想史》，摘编了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妇女的重要论述，包括了《圣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尼采、弗洛伊德等人对妇女的言论。一些妇女文化学家考察了许多生物特性对于妇女角色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少的社会，驳斥了两性劳动分工主要由生物因素决定的理论。一些妇女还创立了“心理分析与政治”学说，强调与妇女生殖能力相关的“女性里比多”的存在，反对弗洛伊德的大男子主义，严肃地坚持认为，妇女是自己身体的绝对权威，有权对是否生育等问题做出选择。以两性平等为主弦律的美国妇女史研究也逐步展开，拓宽了美国社会对于自身的认识。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的《妇女作为历史的动力》（1946）于1970年重版，是女性主义对历史方面的兴趣的一个标志。格尔德·勒内的《夫人与纱厂工人：杰克逊时代妇女地位的变迁》，将目光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的纱厂女工身上，阐明了美国19世纪40年代“对真正的妇女的崇拜”的一个意识形态主题，是与生产力的进步、下层妇女进入工厂这一社会现实分不开的。这些都为妇女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动力，激发了文学妇女的敏感性。玛丽·伊格尔顿在其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986）一书的引言中说：

妇女解放运动——我们这个时代为争取完美的人类生活而掀起的种种运动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第一次崭新地激起了我们对女性文学及女作家的兴趣，而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也应运而生。①

①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影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同时，女性文学的勃兴，又反过来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有一种极真实的关系存在于这三者之间：性别惯例的状况、女性主义的存在和文学妇女的涌现。

在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浪潮是伴随着凯特·密利特（Kate Millet）的《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的发表而开始的。这部著作，引导人们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奠定了一种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内部论争之出发点的女权见解”。^①

《性别政治》分“性别政治”、“历史背景”、“文学反映”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评述了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第二部分简述了女权斗争的命运及其在19、20世纪的对立面；第三部分剖析了男性中心主义如何在劳伦斯等现代作家笔下表现出来。密利特指出，男性主义是一种社会体制，与政治密切相关，因而两性关系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她说，从1830年到1930年的百年内，争取女性解放的运动一直持续发展，然而在1930年到1960年的三十年里，由于受弗洛伊德学说及其他男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解放运动受到阻遏。密利特特别批评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征的理论，认为其关于两性生理的差异论直接影响了女性特征的建构。她分析了在西方文坛颇受推崇的劳伦斯、米勒、梅勒和热内特作品中的性意识，揭示了他们“反对革命的性政治”的咄咄逼人的男权意识。譬如，劳伦斯的性宗教其实表现了男性的霸权意识，象《骑马离去的女人》中的牧师，是些“超自然的男人，超越了性而虔诚地苦求男性的至尊地位，不屑同女人作任何生殖器官的接触，宁可与她以刀相向”，劳伦斯“阐述了某些男性文化经验已久，然总是小心翼翼加以抑制的情感”。密利特也探讨了《无名的裘德》、《利己主义者》、《维列特》、《莎乐美》等作品，分析了这些著作对19世纪“性革命”的微妙反应。

^①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第48页。

1970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有较大影响的现代语言协会举办了第一期“女性主义文学和妇女意识”讨论班，为女性主义批评煽风点火，并导致了有影响的丛书《妇女研究》的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成了女性主义者崇拜的对象，《自己的房间》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广大妇女的强烈兴趣。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了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的真正价值，其名声大噪。《第二性》引用马克思的格言，说明既然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必须的关系”，那么，男人和女人皆应承认对方的主体性，从而在现存世界中树立起相互自由、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的著名命题。《第二性》1953年在美国出版，与《自己的房间》一同被视为六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指导。凯特·密利特称《第二性》为“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改变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命运”。当波伏瓦1986年4月逝世时，法国总统在唁电中说：“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当今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觉醒。”

同时，人们开始对玛丽·埃尔曼的《想想妇女们》（1968）进行讥弹品评，抨击她的折衷立场和自卑心理。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课，男性师生也开始热烈认真地加入妇女们的论争。

应当指出的是，这次女性主义批评运动的参加者不象从前那样仅是一些白人异性爱妇女，它还包括了黑人妇女、女同性恋者及第三世界妇女。随着运动的深入，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黑人和女同性恋者不满意白人女异性爱者，认为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女性主义批评几乎与男性传统一样思想禁锢并具有选择性，白人中的性别歧视受到批判，但异性爱、种族主义等则未受威胁。一些人还呼吁注意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妇女文学，要求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知道不再以自己是妇女自居，必须懂得第三世

界的妇女的异质性。像澳大利亚等地还在七十年代中期起相继诞生了好几种女性主义刊物，探讨诸如“土著妇女”等问题。这类批评的出现，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其诞生初期起，便呈现出自我批评、自我修正及平等对话的优点。

二

女权运动的存在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而女权运动又几乎是从对文学的研究开始的。世界性妇女文学的勃兴，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人曾用“阴盛阳衰”形容我国今日文坛的状况，其实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所呈露。20世纪，大多数妇女接受了与男性同样的教育，这必然会产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的女性作家。

女性主义思想曾不同程度地表现在19世纪形形色色女作家，如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伊丽莎白·巴雷特·白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人的作品里。但这些作品同样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男人的力量和权力的敬意，“十九世纪那些独立的女主角，通常都被设计为最终都回到了男人的大氅和安慰的避难所”。^①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妇女作家》（1977）一书中指出，从文学史上的亚文化群如黑人文学、犹太人文学、加拿大文学、英印文学，甚至美国文学看，可以发现它们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用一个合适

^①Rosalind Miles, *The Female Form: Women Writers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Novel* (《女性的形式：妇女作家与小说的领地》), London, 1990, p.149.